

方方长篇
小说系列



水在时间之下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在时间之下/方方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3

(方方长篇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02-009848-4

I. ①水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95089 号

责任编辑 杨 柳

责任校对 刘晓强

装帧设计 黄云香
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339 千字

开 本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14.625 插页 2

印 数 1—5000

版 次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848-4

定 价 3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楔 子	从一九二〇年进入	001
第 一 章	生与死	005
第 二 章	风雨无情	023
第 三 章	下河	038
第 四 章	人生如梦	053
第 五 章	乐园	065
第 六 章	大水来了	091
第 七 章	我就是我	108
第 八 章	杨二堂之死	132
第 九 章	江湖有多少险恶	152
第 十 章	人血竟是这样红	176
第十一章	我是水上灯	222
第十二章	一九三七年的爱与痛	240
第十三章	走啊,离开汉口吧	266
第十四章	汉口啊汉口	291
第十五章	醉生梦死	319
第十六章	阴影下的人们	337

第十七章	人生的层叠	376
第十八章	忧郁的汉口啊	398
第十九章	喧哗中的冷寂	428
尾 声	活在时间之下	458
后 记		461

楔子 从一九二〇年进入

我要说的这个女人住在汉口。

我想她应该叫杨水娣，这比较像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名字。户口上就这么写着。但她却说她叫水滴。一滴水很容易干掉，被太阳晒，被风吹，被空气不声不响消化。她说，结果我这滴水像是石头做的，埋在时间下面，就是不干。她还说，如果这世界是污秽的，我这滴水就是最干净的；如果这世界是洁净的，我这滴水就是最肮脏的。总而言之我不能跟这世界同流。

听到她说这番话，我深觉惊讶。我不敢相信，这样的语言会出自她的嘴。这个鸡皮鹤发、蓬头豁齿的老妪手上正抖落着粗劣的茶叶。她每天用这茶叶煮鸡蛋，然后推着小炉子，踉跄着走到街口，架锅叫卖。维持她一线生命的人就是那些过来买茶叶蛋的人了。

我倚在一间板皮房屋的门口。这屋子深藏在汉口一条破败不堪的小巷里。汉口有无数这样的巷子，幽深阴暗，狭窄杂乱。它们混乱的线条，没有人能够捋清。只有对水敏感的汉口人，嗅着水气，方能轻易从那里找到捷径，走到江边。

当我费尽周折找到她的家，顾不上环视四周的肮脏，盯着她的脸，我用一种几近惊讶的声音说，你就是当年的水上灯？

她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，像一汪湖水，就算起了风，也没有波动。仿佛她早已在此等候着一个人，一个像我这样的人走到

她面前大声地喊出她的名字。她平淡地说,是呀,有什么事?这份从容和散淡让你在瞬间顿悟:这世上有些最不起眼的人,可能什么世面都见过。

我就是这样认识了水滴。

汉口人喜欢将城里那些纵横交错的巷子叫做“里份”。那些日益破落的里份隐身着许多水滴这样的人。他们曾经一手打造和修饰了汉口。在昔日激荡的岁月里,历经无数的阔大场面和风云人事,他们脸上常常露着宠辱不惊的神气。像日落前的阳光,虽然淡淡的,却也足够藐视一切。只是世事的变化,从来就是河东河西。有一天,他们被突然抛向了汉口这些杂乱无章的里份之中。从此他们便悄然伏下身体,一隐数年。虽说原本也是心有不甘,梦想着东山再起。只是时间长了,一旦过惯这种水波不惊的生活,倒觉人生平淡或许更好。于是不甘的心绪便像燃尽的炉火,渐然熄灭。

这世上最柔软但也最无情的利刃便是时间。时间能将一切雄伟坚硬的东西消解和风化。时间可以埋没一切,比坟墓的厚土埋没得更深更沉,又何谈人心?脆弱的人心只需时间之手轻轻一弹,天大的誓言瞬间成为粉末,连风都不需要,便四散得无影无踪。

你愿意这样被世界抛弃吗?我问。

水滴说,我没有被抛弃。这世上没有什么可以抛弃我,只有我抛弃它。我姆妈以前说我是个幽灵。你听讲过幽灵被抛弃的吗?

我被噎住,使劲回味她之所说。她却依然不依不饶地继续说着,仿佛拷问。

你问我为什么要选择过这样的生活?为什么历经了无限风光却还能如此耐住寂寞?可你问过龟山为什么要堆在江边,问过汉水为什么要在这里流到长江,问过汉口为什么要叫汉口,问

过人们为什么要听戏,问过戏里的那把剑为什么要叫宇宙锋吗?

水滴的尖锐以及无序令我愕然。

我问路的时候,巷子里的人都说,哦,水婆婆呀。她蛮少讲话。还有人说,她良心蛮好。她屋里还有个爹爹,不晓得是她的什么人。他是个苕^①。水婆婆养了他一生。连一个跟我熟识的朋友也说,市井中大字不识的老太婆,到处都是,你何必非要访问她?有什么意思呀?

而现在,这个人人眼里寡言少语的婆婆,这个传说中大字不识的婆婆,却连珠炮一样对我发出这样的质问。

我正在研究汉剧史。这个古老的剧种早先在汉口火爆得不行。说是汉口的店铺,当年但凡有留声机放出来的声音都是汉剧。街上随便抓个人,不是票友便是戏迷。想想,觉得有意思。我到处采访,想要收集那些迥异于书本上的最鲜活的材料。有一天我在武昌江边的桥头下,听票友自拉自唱。我听到了《宇宙锋》。与此同时,我也听到那个令我惊喜的名字:水上灯。说出这个名字的老票友说,我一辈子痴迷汉剧,就是因为小时候看了水上灯演的《宇宙锋》,我都看傻了。赵艳容装疯卖傻那一场,硬是被她演绝。那时候,只要是她的戏,就会爆场。

我曾经在资料上看到她的名字频繁出现,在汉口,她一度是一个光芒万丈的人物。但忽有一天,她在她顶峰的时候宣布永离舞台,然后就仿佛蒸发一样,瞬间就在所有的资料上无影无踪。此后便再也见不到她的身影出没。

我一直对这样的失踪感到奇怪。是什么样的变故使她如此毅然决然?而又是什么缘故使她半个多世纪杳无音讯?她是死了还是活着?问过许多人,都说不知道。

^① 苕:武汉方言,很蠢很傻的意思。

现在,这位老票友竟然轻松地提到了这个名字。老票友说,自从玫瑰红嫁人后,红的就是水上灯了。说完,他连连地叹气,这丝丝缕缕的气息,仿佛牵扯着无穷尽的苦衷。经不住我的再三追问,老票友说出了水滴的名字。然后长叹道,她的事,说不得,说不得。当戏子,就两个字:心苦。

心苦是大家共同的事,不止是戏子。普通人外看辛苦,内心自然也苦,只是内外一致,人人觉得这种苦也苦得正常,不值得多说。富人或是戏子,外表包装得豪华绚丽,在人人以为他们幸福无比的时候,他们内心却并非如此。反差一大,便容易醒目,容易变成话题,容易让旁人心生怜惜。他们的心苦,则仿佛是更大的一种苦了。其实不然,这世上,心苦的理由虽然各有不同,但心苦的滋味却也大抵一样。

我几乎用了三年的时间,像侦探一样,连蛛丝马迹都不放过,费尽周折拐弯抹角地找到了水滴。

这一滴水业已穿越过八十年时光。乍看上去,她平庸得像街上任何人都可以轻视的老嫗。但她开口说话,你便会明白她对这个世界的透彻了解,是你想都想不到的。这是因为,我们更多是通过书本和文字来认知世界,而水滴却是通过她的血肉生命。唉,都说平淡地过一生没有意思,可是让你复杂地过一生,你试试看?扛住人生的复杂,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水滴说,我这滴水就埋在时间下面。她说这句话的时候,脸上浮出苦笑。这一丝苦意,来自她真正的内心。我想。

水滴出生的时候,是一九二〇年。让我们跟着她开始吧。

第一章 生与死

一

这正是早春。刚下过雨，天灰白着，像是被泡肿胀了，四下里没有精神。院里的杨树还没发芽，映在空中的枝桠便黯然着。春天还没有足够的气力让世界鲜艳。

雨曾经下得很大，蓦然间又小了，什么时候再下，谁都猜不准。汉口的雨就是这样，常常像一个人发疟疾。街上的路都是湿的，黄包车拉过，身后便跟两条清晰的车辙，泥浆溅得到处都是。所有的脚都拖泥带水，路便从大门一直湿到屋里。

李翠从屋里走出来。她大腹便便。屋里的阴潮气，令她觉得自己已然闷得快要窒息。她只想透口气。走进院子，空气虽也湿，但有风摆荡，这湿气就鲜活。长长地吸一口，似乎香气四溢，沁入心脾，一醉到心。就像深吸了一口上好的鸦片，愉悦立即有如小虫，从鼻子出发，朝全身爬行。

女佣菊妈端着木盆回来。木盆上堆着洗净的衣物，有点重。菊妈的身体朝后仰着，以便让肚子助她一臂之力。菊妈说，她姨娘，外面凉，还是回屋里好。李翠说，院子里爽快，屋里好闷。菊妈说，就快生了，小心点呀。李翠说，还有几天哩。

两人正说话，门外窜进几个小孩。小孩子奔跑着笑闹，你追

我赶，全无顾忌，连方向也不看。李翠突然就置身在他们的打闹之中，于是有点慌，想要回避。却因身子太重，行动迟缓，未及转身，便被一个男孩一头撞上。男孩玩得开心，撞了人也不在乎，掉过头，继续呼啸而去。

地上原本就湿滑，李翠遭此一撞，脚底便虚了。身体晃着要倒。她不由紧张，不由尖叫，声音很是凄厉。然后她一屁股摔倒在地，脑袋只剩下一片空白，唯一的意识是紧紧抱着肚子。

菊妈慌了，扔下木盆，干净的衣服都被抛在泥地上。菊妈惊叫着，我的娘哎！这怎么好！这怎么好！

满院便都是惊喊乱叫。几个房间都出来了人。太太刘金荣亦从她的房间走出。刘金荣且走且说，未必死了人，喊成这样干什么？菊妈急说，太太，是被二少爷撞倒的。姨娘怕是动了胎气。哎呀呀，见红了！得叫大夫。

刘金荣走近李翠，微侧了一下脸，看到泥地上已经有了血，心惊了一下，但看看李翠的脸，又静了下来。然后说，山子，去找马洛克大夫。又说，菊妈，你莫要大惊小怪，哪个女人都要生小伢。还不扶她进屋去？

李翠清醒了，知道自己是摔了跤。肚子也在这清醒中痛得厉害，她忍了一下，没忍住，便发出阵阵呻吟。刘金荣说，叫成这样，小心生个小孩是哑巴！李翠便赶紧咬住嘴唇。只一会儿，便咬出了血，菊妈低声道，她姨娘，痛就喊出来吧，小孩哑不了。

李翠眼里噙着泪，依然紧咬着自己的唇，咬得鲜血从下巴一直流到领口。

看到地上的血，打闹的孩子知道自己闯了祸。这是个六岁的男孩，叫水武。水家的二少爷。水武翻着眼睛看了看他的母亲刘金荣，发现母亲并无责怪他的意思，便轻松起来。水武说，姨娘怎么了？刘金荣不屑地说，要生了。水武说，姨娘是要生小宝宝吗？刘金荣说，问这么多干什么？不关你的事。水武突然

有了兴趣,又说,姨娘怎么样才把小宝宝生出来呢?刘金荣没好气道,怎么生?她还能怎么生?不就跟平常屙屎一样!水武大为惊异,说屙屎就把小宝宝屙出来?刘金荣说,滚一边玩去!

婴儿的哭声响起的时候,刘金荣正在剔牙。声音清脆嘹亮,从潮湿的空气中一穿而过,令刘金荣的手腕无端发抖,竹签一滑,扎在牙龈上,疼得她歪掉了半边脸。

水武蹦蹦跳跳跑进屋来报喜。大声叫着,马洛克伯伯好厉害,他只进去一下下,宝宝就被屙出来了。刘金荣冷然一笑,然后说,屙出了个什么?水武说,屙出个宝宝呀。刘金荣说,男的还是女的?水武说,不晓得。刘金荣说,不晓得就去问一声!

菊妈从屋里端着盆出来换水,经过刘金荣窗前,定住脚,高兴道,大太太,姨娘生了,是个女儿。水武说,是个小妹妹吗?菊妈说,是啊,小少爷。刘金荣脸上露出笑意,说我料她也生不出一个儿子。

水滴的故事就这样开始。

唉,水滴一生下来就知道自己到这世上来就是与它作对。对于水滴,这世界四处潜伏着阴谋。就像暗夜阴森的大街,每一条墙缝都有魔鬼出没。水滴就在它们起起伏伏的呼吸中行走。这气息,穿过水滴的皮肤,渗进她的血液和骨髓。水滴知道自己走在魔鬼的包围圈里,知道她就是它们养育的,那些魔鬼的唾液就是她成长的营养。而她就是它们在人世间的替身。

这感觉不知什么时候在水滴的心里生长和蔓延,或许真的就是与生俱来。

水滴最初就是姓水。

在汉口,姓水的人家很少。水家的先辈原本行船江河打鱼卖虾讨一份生活。后来划船到了小河^①的出水口,大约累了,便

① 小河:即汉江。老武汉人一直叫汉江为小河。

停桨泊船。先是在水边搭着窝棚开荒种地，后来索性弃船登陆，做起了小生意。

汉口天生就是个做生意的地方。你只要勤扒苦做，外加几分小聪明，总有出头的一天。有一年，水家一个年轻人，娶了蒲圻羊楼洞^①的女子为妻。年轻人陪着老婆回了趟娘家，发现俄国毛子在羊楼洞收茶叶。脑子一动，便在汉口开了家茶庄，专替洋人收购茶叶。英国人要红茶，美国人要绿茶，俄国人要砖茶，水家的年轻人弄得清清楚楚。几十年做下来，茶庄就做得十分有模有样。开了制茶厂，设了货栈，建了茶园。银子像流水一样滚进家里的柜子。自然而然，水家成为汉口的富贵人家。

小河边著名的“五福茶园”就是水家茶庄一个品茶点。

辛亥年，武昌闹革命，清军到处追捕革命党。一个革命党仓皇中逃到五福茶园。茶园的大少爷水成旺认出逃亡者是自己武昌高师的师兄，情急之中将之藏匿于茶园后院，助他逃过一劫。

后来武昌的革命军和清廷打起了仗。冯国璋的军队前来围剿革命军，没本事打仗便放火焚屋。大火烧了四天四夜，大半个汉口都在这把火中化为灰烬。汉口人欲哭无泪，骂冯国璋骂得想不出词来。汉口的街上，到处都是废墟，废墟的旁边站满了失业的人。无事的人们便挤进茶园喝茶度日。汉口正经的戏园剧场也在战火中焚毁。戏班子没处演戏，也进了茶园。茶园的戏台虽小，演折子戏还能将就。于是，去茶园看戏喝茶突然间就在汉口红红火火。

在水家茶园逃过劫难的师兄没有继续革命，留在汉口进了亲戚的戏班，下海唱起了汉剧。师兄为人义气，一心要报水成旺的救命之恩。常常出面替五福茶园延请名角。汉剧的大牌差不多都到过五福茶园。琴板一响，嗓子一亮，声音顺水漂出几十

^① 羊楼洞：距汉口不远，专产茶叶的小镇。

里，五福茶园的名声早早就从水路上漂了出来。茶园的生意日日见好。大少爷水成旺也就顺理成章地接手了茶园，成为主人。

男人一旦钱多，人生的故事也就大同小异。无非花天酒地，吃喝嫖赌，外加隔三岔五地讨小老婆。水成旺也同样是这个路数。

有天下午，水成旺回乡祭祖。路过一个村庄，见几个男人正忙着搭草台，准备夜晚唱戏。一女子，拖着一条大辫，拎着铁壶给搭草台的人倒茶水。那女子抬手倒水的姿态极是美妙，大辫子在脑后甩得也活泼。水成旺的心蓦然一动，便让车夫停车，说是要下去讨点水喝。

倒水的人便是李翠。李翠那年十七岁，大眼睛，白皮肤，目秀眉清，放在茫茫人堆里，一眼就能看到她的光彩。水成旺的眼睛像是被刺了一下，立即傻了，也忘了讨水。回家后就不断地想这副面孔，想得睡不着觉。于是托人，拐弯抹角，费了许多周折，终于找上了门。

李翠不过一个孤儿。父母双亡，自小跟着舅舅的花鼓戏班子游走江湖。班主就是舅舅。李翠帮着舅妈烧火煮饭，送茶递水。水成旺见到李翠舅舅，拿出聘礼，直接就说专来提亲。李翠舅舅也耳闻汉口的五福茶园，知是富贵人家，出手的礼物也足让舅舅脸上光彩，当下便表示一切由李翠自己定夺。

李翠随舅舅的草台班子行走江湖，风来雨去，早也倦了。一直也想找个人家落下脚来过日子。虽然戏班里相中李翠的男人也有好几个，英俊年轻，个个强似水成旺。但李翠心里清楚，跟了他们任何一个，她的日子不会有任何改变，依然贫穷，依然一辈子漂泊无定。而眼前的这个水成旺，虽然明说了是姨太太，但条件却直截了当。绝对保证李翠一辈子吃香喝辣，一辈子锦衣玉食，不再为养自己一份小命奔跑受累。这是很实惠的条件，无论如何，令李翠憧憬。她已怕了又穷又苦的日子，也怕了漂泊江

湖。为了这个，李翠答应了下来。

一个月后，李翠由一个跑江湖的穷女子，转眼跃为五福茶园的大当家水成旺的姨太太。这个龙门跳得人人眼红。住在宽大的房间里，穿着绫罗绸缎对镜描眉，把金钗和首饰佩戴在身，女佣菊妈一旁小心伺候，李翠经常会觉得自己既像是活在天堂，又像是活在梦中。虽然在水家，大老婆刘金荣时常拿她出气，但李翠到底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安宁生活。李翠想，抢了人家的男人，受点气也是该的，何况水成旺对她也算不错。一个女人得到了这些，难道还不够吗？

二

水成旺没进大门，就听到婴儿响亮的哭声。男佣山子在门口劈柴。山子十八岁，是当年水成旺在冯国璋焚烧汉口时，从街上捡的一个孩子。山子长得十分壮实，人有点憨憨的，承担着水家宅院里所有的粗活。山子见到水成旺进门，立即告诉水成旺，虽然姨娘摔跤早产，但有老天保佑，她们母女都很平安。

水成旺的心便一下子松快下来，边进门边说，嗬，好大的喉咙。这哪像个斯文的女伢？

大太太刘金荣正倚在屋门框上嗑瓜子，她一边把瓜子壳嘍嘍地吐在地上，一边冷声道，你还专门跑回来一趟，知道生了个丫头不就行了？听听，不愧是戏子屋里的丫头，生来就会嚎。

水成旺说，我告诉你，李翠刚生孩子，你不要给我惹事。我现在心情正舒坦。刘金荣说，有什么狗屁好舒坦的，未必还真当了喜事？水成旺说，家有千金进门，当然是喜事。刘金荣冷笑一声，说千金？妖精差不多。从落地到现在，就没停下嘴，一口气都不歇，好像硬要把屋里死个人才罢休似的。

水成旺恰好走到她的面前，听她出言如此，一口恶气上来，

抬手便给了她一个嘴巴。水成旺说，你这张嘴，今天就不能说几句人话，给老子图个吉利？

刘金荣被打得怔住。只一会儿，她清醒过来。想想觉得委屈难忍，转手揪扯住水成旺，大哭大喊起来。刘金荣说，你打我！你竟敢打我！你把这种贱人娶回家，我没说什么；你让我伺候她生孩子，我也没说什么。小孩子哭得我心烦，我只不过说一句，你就这样下手？

水成旺没料到刘金荣居然会扯着他厮打，一边意欲挣脱一边继续咒骂道，只打你一巴掌，是看在水文和水武的面子上，没他们兄弟两个，老子早就把你的那条毒舌头割下来喂狗了。刘金荣嚎叫着往水成旺身上扑，你割呀，你割呀。

院里立即闹成一团。撕扯和解劝的人混在了一起，喧嚣吵闹一直传到街上。水武从门外进来，见如此场景一时不知如何好。他大声喊着，姆妈，堤街有花车游行，还演戏，蛮热闹，我要去！

刘金荣终于被人扯开。她满腹怨气堵得心慌。见水武便咆哮，玩玩玩，玩你个头呀！你爸爸就快不要你姆妈啦……往后你就要成没娘的孩子。

水成旺十分恼怒，他瞪了一眼刘金荣，破口骂了一句，他娘的疯子！甩手便进了李翠房间。

床上的李翠早已听到屋外的喧闹，她知道这吵闹多半因她而起。李翠心里很平静，她知道自己该怎么做。为了这份富贵和安宁，她什么都肯忍。不管受到怎样的欺负和怎样的羞辱，她都忍得下。因为她需要有好饭好菜吃，有好绸好纱穿。她想，人要有所得，就得付出。就像去店铺买东西一样，想要买货，就得掏钱。这个家就是她的店铺，她的忍耐就是她付出的一大笔钱。尤其现在，她有了女儿。她的女儿将来必须过得像千金小姐。她必须要有玩具和绸裙，必须坐黄包车上洋学堂，必须琴棋书画

样样拿得出手。为了这个，她更要忍。这就是她的本钱。她将用这本钱来买自己的舒服生活和女儿的未来。

所以，李翠躺在床上，什么也不说。

水成旺终于走了进来。婴儿在菊妈手臂中依然大声地哭着。水成旺走到婴儿面前，伸手捏了一下她晃动的小手指，紧板的面孔立刻就松开。水成旺说，好漂亮一个女伢。菊妈说，是啊，老爷。看这小鼻子小嘴巴，还有这眼线儿长的呀，将来一定是个大美人。水成旺说，这嗓子，真是够大。说罢又问，一直都这么哭？菊妈说，是啊，老爷。从落地到现在，光是哭。也不知道怎么了。水成旺说，请过医生了？菊妈说，请过。说没事情，可孩子就是哭。奶也不肯吃。

水成旺走到李翠床边，他把声音放得很温和，说你还好吧？李翠说，嗯，还好。可惜是个女伢。水成旺说，我有了两个儿子，想的就是个女伢。翠儿，你让我如愿了。李翠惊喜道，真的吗？水成旺说，当然。李翠说，那是这孩子有福。她爸，给起个名字吧。水成旺说，这个我要好好想想。我们水家的千金，得有个好名。明天我找算命先生算一下她的八字再说。

李翠脸上浮出笑容。她知道，这孩子若被父亲宠爱，一生的富贵都不用发愁。

隔壁刘金荣突然又冒出呼天抢地的吵闹，夹杂着屋里婴儿的啼哭，一派嘈杂。李翠有些不安。水成旺说，她就这样，你别管她，我不亏待你就是了。李翠说，我知道。可是……你还是去安慰一下太太。我怕她……水成旺打断她，说你怕个什么？天塌下来，不是还有我替你顶着吗？何况天还塌不下来。

但隔壁的动静却更大，有哭闹，有劝扯，然后又有东西呼啦被砸的喧哗。水成旺的眉头也蹙下了，似有些烦。水成旺的长子水文突然撞进来。这是个十六岁的少年。他看也不看李翠一眼，开口便说，爸，姆妈很难受，说是要寻死，你还是过去看看吧。

你不能只顾姨娘，不顾自己的结发老婆。

水成旺望了水文一眼，似乎想发脾气，但终是没有发，只是轻叹一口气，说这个屋里可真热闹得像唱大戏一样。说罢便走了出去。

水成旺出了门，却并没有走到隔壁正喧闹着的房间。他走进院子，站在那儿，仰头望着那一树没有发芽的枝条，想着什么。小儿子水武见到他，扑过去，抱着他的大腿，说爸爸，堤街正在游花车，还要演大戏，带我去看好不好？我们里份的三毛和贵生都已经去了。

没等水成旺说话，水文对他的弟弟斥道，水武，你少扯皮，家里正有重要事情，爸爸脱不开身。

水成旺听了水文的话，突然转脸问水文，你姆妈隔不几天就闹一场，也算重要的事？水文说，姆妈很伤心，说要去死。水成旺说，好哇，我这回要看看她到底死不死。小武子，走，爸爸带你上街看热闹！

水武一蹦三尺高，欢喜地叫了一声，拉起水成旺的手，便往外拖。水文追了几步，说爸爸，你不能甩下姆妈不顾。水成旺说，跟你姆妈讲，我现在没空顾她。告诉她，要想清楚，为狗屁大点事拿自家的命去换，你看她划不划得来。

说话间，水成旺便被水武拖出了大门。只留一个水文茫然地望着他们已然消失的背影。

三

阳光依然藏在云中。云层薄薄的，覆在头顶，不阴不阳。天气温温吞吞，凉意有点，却也渗不到皮肤里。水成旺领着水武穿越过几条街，朝堤街而去。虽然跟大老婆发生冲突，但在他心里却全是那双柔软小手的感觉。他觉得他的人生很幸福。因为从